

2000年度 財団法人交流協会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歴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

「中國脅威論」與二十一世紀日本對中國政策芻議  
以經濟與軍事為中心

輔仁大學

何思慎

招聘期間(2000年6月30日~9月25日)

2001年3月

財団法人 交流協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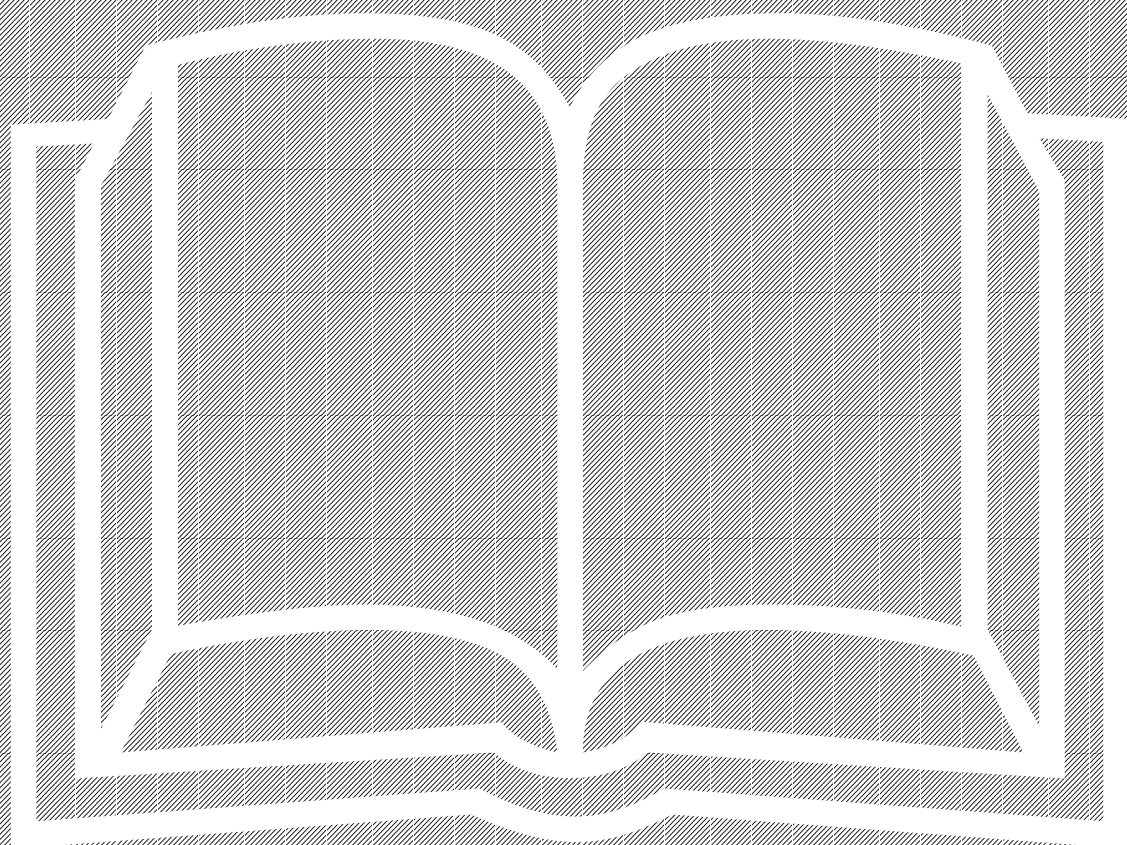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中心  
歷史研究者交流活動研究成果報告書

---

「中國威脅論」與二十一世紀日本對中國政策芻議  
—以經濟與軍事為中心—

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2001 三月



# 「中國威脅論」與二十一世紀日本對中國政策芻議

## —以經濟與軍事為中心—

---

何思慎（輔大日文系副教授）

### 摘要

---

自一九七九年中共展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的增長，軍事力的加強以及政治影響力日益擴大，帶給西方工業國家一種潛在的恐懼感，她們擔心一個非西方的，具有龐大人口的開發中國家正在現代化，即將與她們平起平坐。中共經濟走向現代化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力，已使它增強了對內威權統治的能力、對外抗拒國際社會對其在政策及實際行為上的不滿，以及採取對美國利益具有敵意的方式擴張其權力與國際地位。許多西方其他的國際關係學者認為，中共與第一次大戰前的德國，及二次大戰前的德、日兩國，皆為不滿現狀的新興強國，並對其國民散播仇外的民族主義情緒，意圖運用非和平的手段來改變現狀，重建國際秩序。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即對此提出了所謂的「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他認為，世界衝突的主要根源將不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利益，而將是各文明之間的「斷層線」(the fault lines)。他據此向美國外交部門提出政策建議，希望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抑制非西方國家進步和發展，而此論調也成了支持「中國威脅論」的理論基礎之一。本文主要對中共的經濟力與軍事力的現況與增長的趨勢作出分析，並對因之而起的「中國威脅論」在日本之論述，作一總的爬杼，且具體地從日本對「中」經濟援助策略的改弦更張，探究二十一世紀日本對華政策的漸趨保守的新動向。

## 一、前言

蘇聯崩解後，東亞出現了權力的真空，雖然，中共在國際上一再宣示「中國」不尋求霸權，但種種跡象令西方暨中國週邊國家始終擔憂中共有意在東亞稱霸。對此，美國的許多專家紛紛提出諸如「在二十一世紀初，美中將可能成為世界競爭關係中的對抗者」、「日、德雖為經濟大國，但非真正的大國，而中國始為能兼具經濟力與軍事力之真正大國」與「二十一世紀日本將淪入中國的陰影之下」等等此類的警語。<sup>1</sup>

自一九七九年中共展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的增長，軍事力的加強以及政治影響力日益擴大，帶給西方工業國家一種潛在的恐懼感，她們擔心一個非西方的，具有龐大人口的開發中國家正在現代化，即將與她們平起平坐。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即對此提出了所謂的「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他認為，世界衝突的主要根源將不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利益，而將是各文明之間的「斷層線」（the fault lines）。全球政治的首要衝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出現，下次世界大戰將是文明之戰。他特別指出，要慎防儒教與回教兩大文明的聯合對西方文明所構成的威脅，並斷言冷戰後文明的衝突必定是武裝衝突。他據此向美國外交部門提出政策建議，希望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抑制非西方國家進步和發展，而此論調也成了支持「中國威脅論」的理論基礎之一。<sup>2</sup>

同時，許多西方其他的國際關係學者亦認為，中共與第一次大戰前的德國，及二次大戰前的德、日兩國，皆為不滿現狀的新興強國，並對其國民散播仇外的民族主義情緒，意圖運用非和平的手段來改變現狀，重建國際秩序。<sup>3</sup>前美國國防部長威廉·裴利（William J. Perry）與美國前國防部助理部長艾許頓·卡特（Ashton B. Carter）亦認為，隨著中共揚棄毛澤東時期以內政為主的態度，而顯得日益強大，中共也在國際安全上為自己界定更寬廣的角色與新的身分。中共的崛起是美國西向最可怕的一項地理戰略發展。對此西方較普遍的疑懼是中共會走上日本在一九三〇年代所走的路，當時隨著日本在太平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增加，無可避免地日本與其他太平洋國家一特別是美國一出現了利益衝突，

---

<sup>1</sup> 村井友秀，「アジアの安全保障と日中關係」，外交時報（東京），第一三四四期，一九九八年一月，頁六。

<sup>2</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3-34.

<sup>3</sup> 張旭成，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台灣外交與台灣安全（台北：月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頁一六四。

這項衝突並沒有獲得妥善的處理，造成了血腥的太平洋戰爭。<sup>4</sup>此外，杭亭頓更具體地分析指出，中共將在兩個前提下，爭奪霸權地位，一為完成中國統一，對台灣行使主權；二為當前的經濟成長持續到公元二〇一〇年。杭亭頓預測當此二個前提都實現時，中共即會更進一步爭取其霸權地位。<sup>5</sup>

因此，本文主要對中共的經濟力與軍事力的現況與增長的趨勢作出分析，並對因之而起的「中國威脅論」在日本之論述，作一總的爬杼，從中探究二十一世紀日本對華政策的新動向。

## 二、 中共—崛起中的大國

近十五年來中共的經濟快速成長令具有戰略眼光的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這頭沉睡了數百年的「雄獅」正在覺醒，並有可能在下世紀蛻變成爲世界最大的經濟體。<sup>6</sup>而世界銀行的客觀統計資料也顯示，一九九一年中共、日本、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爲三千六百九十六點五一億美元、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點八二億美元和五萬六千一百零八億美元。此外，統計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一年，中共、日本與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爲百分之九點四、百分之四點二和百分之二點六。<sup>7</sup>如果這三個經濟體分別持續這樣的增長速度，中國大陸經濟的總規模預計將在公元二〇三五年前後，超過日本和美國，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sup>8</sup>

一九九二年春，更有些從事國際比較經濟研究的學者，基於「購買力平價理論」，對中共的經濟實力作出更高的估計。彼等認爲，中共目前實際達到的國內生產總值約爲依官方匯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倍，如果將此因素考慮在內，中共經濟的規模將會更快地在二〇一五年前後，

---

<sup>4</sup> Ashton B. Carter and William J. Perry 著，許綏南譯，預防性防禦：後冷戰時代美國的新安全戰略（*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台北：麥田出版公司，二〇〇〇年三月），頁一五〇～一五一。

<sup>5</sup>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九日，第九版。

<sup>6</sup> 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七。

<sup>7</sup> 世界銀行編，世界發展報告—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二四〇～二四三。

<sup>8</sup> 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前引書，頁八。

超越美、日，成為世界第一。<sup>9</sup>因一連串對中共經濟的樂觀預估，造成國際上「中國威脅論」之說甚囂塵上。

此外，在國防武力方面，儘管中共官方宣稱，現在發展世界級經濟是主要目標，軍隊方面只需維持防衛力量即可。<sup>10</sup>但自九〇年代之後，中共在東亞地區的積極作為，也著實令世界其他國家相信「中國威脅論」並非空穴來風。

一九九一年底，蘇聯以超乎吾人想像的速度解體，中共的「北方威脅」解除，加速了其以南中國海為中心的勢力擴張。<sup>11</sup>一九九二年二月，中共軍方宣佈，今後整個南中國海，包括南沙和東沙群島，皆在「中國」的主權管轄範圍內，並兩度在南中國海動用武力自越南奪取南沙群島。一九九五年三月，中共甚至不惜與所有東協國家為敵，派兵佔領了菲律賓所主張的美濟礁島，且在島上設置軍事基地。<sup>12</sup>

面對中共一連串在亞太地區的動作，西方許多中國專家益發相信，中共具攻擊性的表現，主要歸因於其經濟及軍事力量增強，再加上仇外心理發酵的結果。他們認為，中共經濟走向現代化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力，已使它增強了對內威權統治的能力、對外抗拒國際社會對其在政策及實際行為上的不滿，以及採取對美國利益具有敵意的方式擴張其權力與國際地位。<sup>13</sup>

至於美國官方的態度，在一九九五年二月，美國主管國際安全的國防助理部長奈伊，提出一份「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報告」（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EASR）〔即所謂的「奈伊方案」（Nye Initiative）〕，此報告明顯地修正了老布希（George Bush）政府時代的美國亞太政策，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不再將來自日本在經濟上的挑戰視為美國的主要威脅，而將焦點放在中共的軍備擴張上，因

---

<sup>9</sup> 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前引書，頁八～九。

<sup>10</sup>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 24.

<sup>11</sup> 阿部純一，「冷戦後の中国の安全保障観と東アジア - 『独立自主の平和外交』と『中国脅威論』」，国際政治（改革・開放以後の中国）（東京），第一一二期，平成八年（一九九六年）五月，頁七八。

<sup>12</sup> 張旭成，前引書，頁一六三。

<sup>13</sup>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op.cit.*, p.22.

美國已注意到自從「六四事件」後，中共以五年的時間將國防預算提升一倍，而若平減掉通貨膨脹率，其實質的增長率亦高達百分之四十。<sup>14</sup>

吾人自歷年美國所發表的「亞太安全戰略報告」(EASR)可發現美國雖重視與中共進行廣泛之交往，以期中共蛻變為一個穩定、安全、開放、繁榮與和平的國家。然而，現階段中共的潛在性威脅仍在，其日益增長的國防支出，與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皆引起亞太週邊國家的強烈戒心。此反映出西方有此人相信，中共將會走上軍事強權的發展方向，並以一九九六年三月的台海危機做為證明。<sup>15</sup>

美國國會在此問題上亦持類似的看法。美國國會的調查部門，在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興盛和美國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替代措施》之報告，針對中共的潛在威脅與美日安全同盟關係提出：

中國作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新的世界大國而興盛發達的徵兆非常多，其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的擴張同共產黨的專制式的政治統治相輔相成，形成對美國的嚴重挑戰。為了加以抑制，報告建議，重新加強美國同日本為首的亞洲盟國的同盟關係，進一步支持美軍在亞洲的部署工作。<sup>16</sup>

此外，在軍備的採購上與更新上，中共不僅大舉購入俄羅斯的新式武器，如蘇愷二十七(SU-27)戰機、基洛級(Kilo Class)潛艇、伊留申七十六型運輸機與防空用武裝SA-10(GRUMBLE)對空飛彈，更積極吸收了數千名前蘇聯科學與武器專家改善其核武、飛機等武器系統。<sup>17</sup>以美國的標準來看，中共現階段的軍力仍相當落後，但她已藉由購買主要來自俄羅斯的高科技武器，在戰略與傳統戰力上較過去顯有大幅提昇。據軍事專家指出，到二〇〇二年底，中共蘇愷系列戰機將會增加到三百架，其中蘇愷三十約三十架，蘇愷二十七約二百七十架，加上四架空中預警機。另外，在海軍方面，中共的驅逐艦、護衛艦正加速換代，潛艇發射洲際

---

<sup>14</sup>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February 1995, pp. 14-15.

<sup>15</sup> Ashton B. Carter and William J. Perry 著，許綏南譯，前引書，頁一五〇。

<sup>16</sup> 轉引自李希光、劉康等著，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頁三九。

<sup>17</sup> 張旭成，前引書，頁一六三；齊濤，「中共黷武美日同表關切」，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第十版。

彈道飛彈亦已試射成功，再加上四艘現代級驅逐艦，待其整訓完畢其戰力不僅嚴重威脅台灣，同時對美國也具相當嚇阻能力。<sup>18</sup>

非僅如此，中共為彌補一般兵力的落後，近年來更傾全力擴充飛彈及其現代化，其成果包括：**1.**已部署射程達一萬三千公里之洲際彈道飛彈一東風五號二十枚，另外又加上移動式且為固體燃料的新型飛彈一東風三十號（射程八千公里）及東風四十一號（射程一萬三千公里）；**2.**部署有將日本列入射程中的中程彈道飛彈一東風四號、東風三號與東風二十一號等共六十六枚。<sup>19</sup>

雖然，就統計數字來看，中共目前的軍費支出在名目數字上僅達一百四十五億美元，遠低於美國的二千八百零八億美元，及日本的四百四十八億美元。<sup>20</sup>但若考慮中國大陸與其他地區購買力的差異因素，則中共實質上的軍費支出至少十倍於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實際上遠超過日本之軍費支出水準。<sup>21</sup>日本外務省人士即公開聲稱，中共正在成為破壞亞洲軍事均勢的不穩定因素，並企圖填補美蘇力量減少後在亞洲形成的權力空隙。<sup>22</sup>此外，日本防衛廳出版的《防衛白皮書》，從一九九三年開始亦將中共視為未來潛在的敵國之一。<sup>23</sup>

同時，日本更對中共的核子試爆感到憂心。一九九五年，中共前後兩度進行地下核子試爆，促動村山內閣於是年八月二十九日凍結該年度的對「中」「無償經濟援助」七十多億日圓，僅保留約四億二千萬日圓的「人道援助」。惟日本並未計劃凍結已對中共承諾的「日圓貸款」，因為此

---

<sup>18</sup>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第十一版。

<sup>19</sup> 此乃根據美國安保智庫尼克森中心公佈的一項東亞安全報告，詳參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九十年二月六日，第十一版。

<sup>20</sup> 詳參中華民國國防部編，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國防報告書，載於中華民國國防部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mnd.gov.tw/report>。另根據中共財政部長項懷誠在中共第九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報告二〇〇一年預算案，其中國防支出高達一千四百一十點零四億人民幣（約一百七十一億美元），比二〇〇〇年成長百分之十七點七，詳參自由時報（台北），民國九十年三月七日，第四版；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九十年三月六日，第十一版。

<sup>21</sup>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op.cit.*, pp.24-25.

<sup>22</sup> 朝日新聞（東京），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

<sup>23</sup>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政策（台北：憬藝企業公司，民國八十六年二月），頁一九〇。



舉非但有礙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持續推動，且將嚴重影響日「中」關係。  
24

### 三、日本「中國威脅論」的興起

八〇年代的日本，沈浸在「日本第一」<sup>25</sup>的迷思中，右派保守勢力抬頭，許多的激進國家主義者皆認為日本真的已登上世界的峰頂，「亞洲係日本的勢力範圍」、「亞太世紀即是日本世紀」之說，一時之間甚囂塵上。順應這樣的論調，日本部分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亦提出了所謂的「雁行形態型發展理論」（即俗稱之「亞洲雁行論」）。持該理論之學者主張，日本是帶動亞洲經濟起飛的領頭雁，這種領頭雁的主導地位是任何其他國家所無法替代的。在日本經濟的引導下，亞洲四小、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將順序起飛。<sup>26</sup>

然而，在一九九一年五月，日本因「泡沫經濟」所形成的高度經濟成長破滅，結束了長達五十三個月的「平成景氣」，隨之而至的是陷入戰後以來最嚴重的經濟不景氣。<sup>27</sup>但在日本面臨嚴峻的經濟不景氣挑戰之際，中國大陸經濟卻在鄧小平第二次「南巡」<sup>28</sup>的鼓舞帶動下，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自一九九二年以來即一直維持百分之十三左右的高經濟成長

---

<sup>24</sup> 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三十日，第十版；星島日報（香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三日。

<sup>25</sup>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對日本社會及制度作了近二十年的研究後發現，日本以非西方傳統的文化背景很成功的完成了現代化的過程，且在極端缺乏自然資源的情況下，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蹟」，躋身於自由世界第二大生產國之地位，在制度及其他某些方面必有其傑出之處，他認為日本堪稱當今世界第一等強國，於是將其研究心得撰寫成冊，定名為《日本：世界第一強國》（Japan As Number One），並以「美國的教訓」（Lessons for America）為副題。該書推出之後一時洛陽紙貴，在國際間掀起一股討論「日本第一」的風潮。中文譯本見，黃景自譯，日本第一（台北：金文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九年九月）。

<sup>26</sup> 卓南生，大國夢與盟主論——總保守化的日本政治與外交（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八十四年三月），頁三八五～三八六。

<sup>27</sup> 矢野恒太記念会編，日本國勢図繪，一九九四/九五年版（東京：國勢社，一九九四年六月），頁一一九。

<sup>28</sup>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先後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巡視，並發表重要的政策性談話，重申支持改革開放，改革勢力也因此重新奪回因「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失去的經濟政策與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中國大陸又掀起一股改革熱潮。

率。<sup>29</sup>因此，日本不再像過去一般，自信滿滿地認為自己是「亞洲領頭雁」，並能繼續透過優勢的資金、技術等帶動東亞週邊國家，特別是面對迅速崛起之中國大陸將來的競爭與挑戰。

隨著西方國家「中國威脅論」的提出與討論，日本對中國大陸的觀點亦出現分歧。在傳統的「利用（合作）論」之外，開始出現了「拒斥（對抗）論」的主張。

一般認為，日本防衛大學教授村井友秀於一九九〇年五月號的《諸君》雜誌上所發表之題為「論中國這個潛在威脅」的文章，為日本「中國威脅論」的濫觴。<sup>30</sup>村井友秀在文章中從國力的角度切入，認為「中國」無論是從國土面積來看，還是從人口、天然資源以及軍事力量來看，都是一個有巨大潛力的國家：

中國現在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相當於日本二十五倍的國土，還居有世界一流的水力資源以及豐富的煤礦、石油與天然氣等資源，是世界上天然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中國現在還擁有一支堪稱世界最大規模的軍隊，大約有三百萬人。中國是一個有巨大潛力的國家，她作為一個完全有條件給世界帶來影響的大國而存在於國際社會。過去，中國認為戰爭是對付蘇聯軍隊入侵的有效手段，而現在對人民戰爭的評價則愈來愈低。中國正計劃與美、蘇一樣，建立一支專業化和機械化部隊。

村井據此進而推論「中國」意圖在國際間稱霸：

---

<sup>29</sup> 小島朋之原著，杜秀卿譯，失去鄧小平的中國（台北：大展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十月），頁一九七。

<sup>30</sup> 趙寶煦，「二十一世紀中國對日政策芻議」，載於李玉、湯重南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與日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頁二一四～二一五。

中國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戰國時期的模式」，即有力量者將成為霸主並統治世界。由此鄧小平領導下的現今中國希望藉由實現四個現代化重新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大國。其國家領導人總是在努力創造可以成為霸主的條件，他們絕不允許放棄作為霸主的機會。

村井個人對地緣政治學理論推崇備至，他在分析日本和「中國」的地理環境和綜合國力後，提出一項結論：

日本和中國都是東亞地區的大國，具有給鄰國施加影響力的能力，她們正在擺脫對美、蘇力量的依賴，轉而進行面對面的接觸並明確雙方的上下位置關係，由此日本和中國若同時對第三者施加影響，就可能發生衝突。中國對已在走向政治大國的日本是一個潛在的大威脅。

由此可見，村井友秀相信，在下個世紀，日本與「中國」將會如同上個世紀一般，為爭奪東亞地區的領導霸權而不惜兵戎相見。

村井的論調帶給日本社會極大的震撼。過去日本看待中共，通常強調中國大陸的經濟前景光明，日本企業應善於利用中國人與海外華人的經濟網絡，趕搭這列高速前進當中的「中國號」經濟列車，以謀取日本最大的經濟利益。<sup>31</sup>但是，現今在「中國威脅論」的觀念影響下，日本開始憂慮經濟現代化後的「中國」將會給日本帶來巨大的威脅。因此開始有人士主張，在對「中」投資和技術移轉上，要充分考慮「後進國優勢」，要讓「中國」永遠在技術上落後於日本十至十五年。<sup>32</sup>

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日本在提供對中共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決策和實施過程中，改採「年度審議」的方式，對中共的發展方向和速度加以規範與控制。同時減少具有潛在軍事意義的基本建設項目，增加使日本避免受到影響的環保項目，藉以充分利用經濟援助達到政治的效用，使「政府開發援助」成為「將來日

---

<sup>31</sup> 卓南生，前引書，頁三八七～三八八。

<sup>32</sup> 樊勇明·談春蘭著，日本的大國夢（台北：五南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二年六月），頁一四〇。

『中』兩國經濟力平衡」的調節機制，成為「日本所希望的中共發展速度的指針」。<sup>33</sup>

但是，相對於對「強大的中國」之戒心，日本亦對「脆弱的中國」抱持著憂慮。日本對華外交的另一心病，乃是擔心「後鄧時期的中國」會出現動亂，既害怕難民潮的出現，將對日本形成威脅，又害怕中共會退回到「文革」之前的統制經濟體制中，從而使日本喪失在華的既得經濟利益。<sup>34</sup>日本對於六〇年代中共在東亞作為一個孤立且強大的不穩定因素記憶猶新，故認為在政治上安定、經濟上健全的中國為區域內正面的因子。<sup>35</sup>

在帶有兩面性之日本對華政策中，過去一個較中性且佔主流地位的見解乃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已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目前是中國大陸經濟大國化的實現階段。對於此目標的達成，日本將扮演重要的角色。職是之故，要維持良好的日「中」關係，以期對中共保持影響力，對日本經濟來說，最期待就是中共經濟的安定發展，並成為巨大的市場。為此，在中共的經濟改革上，必須儘量予以支援協助，以引導「中國」能夠成為能與國際社會協調的「責任大國」。<sup>36</sup>而日本這樣的對華政策亦與美國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預防性防禦」(preventive defense)戰略在目標上一致。柯林頓政府主張中共的興起雖是美國西向最可怕的一項地理戰略發展，有必要對這樣的發展實施預防性防禦的戰略，但美國現在有機會影響中共在二十一世紀的定位及其所企圖的角色。因此，「預防性防禦」有一項重要的目標，即加倍努力，使中共在二十一世紀成為美國的安全夥伴，降低中共成為敵人的可能性。<sup>37</sup>

---

<sup>33</sup> 林曉光，「日本政府對華開發援助與中日關係」，載於蔣立峰主編，中日青年論壇：面向 21 世紀的中日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頁一四一～一四二。

<sup>34</sup> 樊勇明·談春蘭著，前引書，頁一四〇。

<sup>35</sup> V. キスターノフ（ロシア）原著，大崎平八郎譯，「二十一世紀を迎える日本の対外政策 - 総括と展望」，外交時報（東京），第一三三二期，一九九六年十月，頁八六。

<sup>36</sup> 小島朋之原著，杜秀卿譯，前引書，頁一〇六～一〇七。

<sup>37</sup> Ashton B. Carter and William J. Perry 著，許綏南譯，前引書，頁一五一、一七一。

## 四、趨於保守的新世紀日本的中國政策

日本自一九七九年至今，已先後提供中共四次日圓貸款，其累積金額高達兩兆五千億日圓（約合二百二十五億美元），讓中共成為日本第二大經援對象國，僅次於印尼。<sup>38</sup>其歷年金額與貸款條件，表列如下：<sup>39</sup>

年度	金額 (億日圓)	年息 (%)	期限
<b>1979~1984</b>	3309	3	30 年 (含寬限期 10 年)
<b>1984~1989</b>	4740	3~3.25	同上
<b>1990~1995</b>	8100	2.5~2.6	同上
<b>1996~2000</b>	9700	N.A.	N.A.

日本對中共的經濟外交除了經濟利益上的考量之外，尚有政治上的效用。日本認為協助中共之經濟改革，有助於中共政權擺脫過去的革命激情，而在決策上漸趨理性，採取較穩健、務實的外交政策，如此將使中共成為亞太地區的建設性夥伴，而有助於此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因此，早在日本大平正芳內閣提供中共首次日圓貸款之際，日本即發表了「對『中』經濟援助三原則」，揭櫫日本對「中」經濟援助的基調，其具體內容如次：<sup>40</sup>

1. 不在軍事領域進行協助。
2. 注意同亞洲特別是東盟各國保持平衡。
3. 日「中」關係不是排他性的，故須在與歐美國家保持協調的基礎上進行協助。

<sup>38</sup> 印尼接受日本之「政府開發援助」始於一九六六年，前後共計三十四年，其歷史遠較中共為長。

<sup>39</sup> 本表資料來源參閱宋德玲，「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與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載於蔣立峰主編，前引書，頁一四四。

<sup>40</sup> 田中明彥，日中關係 - 1949 - 1990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一年四月)，頁一四一。

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第一項「不在軍事領域進行協助」的原則，雖然此乃日本國會有關防止政府開發援助被用作軍事上的用途等的決議的自然延伸，但在當時提出此原則時，主要是為了安撫蘇聯。隨著冷戰結束，蘇聯不復存在，此項原則轉變為利用援助作籌碼，以對中共的國防政策形成牽制。<sup>41</sup>

日本外務省一項政策研究報告即直言，日本對中共提供的開發援助貸款應注意到不要有助增強軍力，報告中說明了今後對中共的經濟援助應個案具體審查，事實上提出了減少對中共經援的要求。此外，報告中還要求日本政府在提供經援時應注意不要有助於中共增強軍力，同時亦指出由於日本財政困難，今後對中共的經援對象不應再是大陸沿海的基礎建設而應重視環保對策與內陸地區的開發。<sup>42</sup>此報告反映出日本已意識到雖然過去二十年對中共所提供的「政府開發援助」雖大部分用高速公路、橋樑、鐵路、機場與港口等基礎建設，但這些基礎設施同時亦具有軍事用途。中共的解放軍即十分重視高速公路的軍事價值，強調高速公路也是國防實力，在一九九九年中共「國慶」閱兵時，即利用日本所提供之「政府開發援助」所建造之高速公路來搬運包括長程飛彈在內的各式高尖大型武器裝備。<sup>43</sup>

為爭取日本繼續支持中共的經濟改革，中共總理朱鎔基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連訪問日本六天。此次訪日，朱鎔基首要之務乃化解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江澤民訪日時所留下的負面印象。由於江澤民訪日時，強烈要求日本明確承認二次大戰後日本所放棄的台灣領土主權歸屬中共，並對二次大戰日本之侵華作出書面之正式「道歉」，而造成日本民眾普遍對中共之印象不佳。同時，近年來從自中國大陸的非法居留者，亦常常成為日本社會犯罪的亂源之一，而讓日本人對中國人產生負面看法。根據日本總理府每年實施的「外交意識調查」，自一九九八年以來，對中國大陸抱持著親近感的日本人已跌破五成。

此外，日本亦對中共的向東海發展感到威脅日深。最近，中共海軍艦艇與海洋調查船更頻頻在日本近海與排他性經濟海域（EEZ）內活動，讓日本感到不滿與疑慮。據統計，截至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日本海上自衛隊已確認在日本與中共中間線的日本排他性經濟海域內，出沒的中共海軍艦艇有九艘，海洋調查船有十四艘。日本自民黨對此要求日本

---

<sup>41</sup> 張光，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頁

<sup>42</sup> 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一日，第九版。

<sup>43</sup>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九日，第十四版。

政府對中共採取強烈的抗議，並要求日本政府暫停對中共提供一百七十二億日圓的政府開發援助（ODA）。

日本著名軍事問題專家平松茂雄認為，中共所以頻頻地在日本琉球群島近海活動，主要因為中共現代化出現石油不足，因此進行海底探勘，另一方面，配合中共近年所提出的「深水海軍戰略」構想，中共想出到台灣以東的太平洋，因為如此一來，核子動力潛艇的射程便可及美國本土。

<sup>44</sup>此外，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提出之「東亞戰略概觀 2001」中亦對中共船艦在日本近海頻繁出沒原因除了純粹的海洋資源調查之外，另有五項目的：<sup>45</sup>

1. 將在該海域的各種活動造成既成事實，在與日本主張的經濟小域及大陸棚的邊界作對中共有利的設定。
2. 在東海的中共海軍戰鬥艦艇等的活動，一九九九年有二次，二〇〇〇年有三次，這是因為中共在八〇年代中期，將海軍戰略從「沿海防禦」轉化為「近海防禦」，由於艦艇的大型化、現代化，因此海軍想提高壓遠方海域的展開能力與作戰能力。
3. 日本一九九六年通過「周邊事態安全確保法」以來，中共對於美日安保體制又加強充滿戒心，尤其是對於美日「企圖將台灣納入周邊事態的範圍中」表示憂慮；中共為了將反對此事明確化，所以在東海上讓軍艦活動。
4. 中共對在日本海域出沒艦艇的航空支援，海空軍的軍機等活動在此一海域將會更為頻繁，必須注意此一動向。
5. 中共的「海冰 723」在二〇〇〇年五月繞日本一周，在七月則有觀測飛彈的軍艦「東調 232」在愛知縣附近活動，主要為蒐集日本自衛隊及駐日美軍的電波情報，牽制美國在日本與台灣佈署 TMD（戰域飛彈防禦）系統，進一步蒐集有利於中共潛水艇作戰的海洋情報。

---

<sup>44</sup>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九十年一月二日，第三版。

<sup>45</sup> 該文件的摘要 PDF 檔請至日本防衛研究所之網頁中下載，網址為 <http://www.nids.go.jp/east-asian/east-asian.html>。

同時，該報告也指出，截至一九九九年度，日本對中共提供高達二兆六千八百八十三億日圓的經濟援助，但中共並未明確表達謝意，且近年來中共的國防支出持續巨幅成長更令日本感到不滿。

因此，朱鎔基此次出訪日本其目的主要在改善日本人民對中國大陸的負面印象，恢復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進而爭取日本繼續對中共提供經濟援助，以協助中共順利開發中國大西部的經濟。

朱鎔基從一九九八年下半年開始負責制定題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十五」計劃。此計劃被中共定調為「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體部署」，是中共第三步戰略的第一個中長期規劃。計劃內容除了對西部大開發、長江三峽建設、黃河小浪底工程、南水北調、進藏鐵路、高速鐵路等大型項目有所部署外，還將規定今後五年的經濟增長保持在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左右，以確保下個世紀前十年中國大陸國內總生產再倍增的目標。

在「十五」計劃中，最為人所注目的是西部大開發的問題。而朱鎔基此行的主要目的即重新提振日本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與日本政府對中共所提供的經援。朱鎔基在與日本經團連、日經連、日本商工會議等經濟團體的午餐會上殷切期盼日本積極參與中國大陸的西部大開發建設、深化日「中」雙方技術和投資合作、開闢區域經濟合作的新領域。自一九七二年九月日「中」關係正常化以來，日商對大陸的直接投資累計高達二百五十億美元，僅次於香港與台灣，為非華人社會對「中」投資最多的國家。而中共目前正在推動的跨世紀西部大開發計劃，極需資金與技術，日本正好能滿足中共此一需求。

但是，從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日本的輿論界瀰漫著「中國威脅論」的論調，日本人對中共的印象越來越呈現負面，結果影向了日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意願。此次，朱鎔基雖對日本企業提出參與中國大陸西部開發的要求，但日本企業的一般反應並不熱烈。

在日本政府方面，雖然在朱鎔基訪日前，承諾對中共恢復一百七十二億日圓的特別貸款，但在日「中」首腦會談上，森喜朗首相向朱鎔基明白表示，在對中共的「政府開發援助」上，日本國內輿論有著嚴峻的批判，希望中共本身能向日本國民爭取理解與支持。日本國民認為中共將日本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視為戰爭賠償，並不對大陸民間宣傳，而導致民調顯示中國大陸人民至今仍普遍對日本不懷有好感。研究數據顯示，中共對日本友好的民意正在逐步下降，一九八二至八六年的民意為百分之三十五，是最高點；一九八七年至九〇年為百分之三十；一九九一年至九



五年為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〇年下跌至百分之十六。<sup>46</sup>此證明日本過去所作的經濟外交努力，並未收到日「中」好友的預期效果。

事實上，中共近年又重開「第三世界國家外交」，並在二〇〇〇年十月中旬於北京舉行「中、非合作論壇一兩千年部長級會議」，共有四位非洲元首，四十五國近八十名部長，及有關之國際與地區組織負責人共五百多人參加。此次合作論壇中共承諾在未來兩年內減免非洲重債務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一百億元人民幣債務、增派教師至非洲任教、增強中共醫療隊在非洲的援助、及共同對抗瘧疾、愛滋病等等。中共此舉展現出其今後將積極對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援助的強烈企圖心，並在減免對非洲國家債務時，排除了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這無異是要以經濟利益來誘使台灣的邦交國轉向。

但是，中共在此也陷入困局當中，即其很難說明為何在向日本要求經援的同時，卻也大肆向非洲國家承諾提供經援。這已加深日本對中共經援政策的反省，即日本是否有必要繼續對一個有能力展開對他國經援的中共，提供大筆的政府開發援助。

此外，過去中共所接受日本提供之日圓貸款，在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將進入償債高峰，本利總額超過二兆日圓的鉅額償付壓力，是否會衝擊到中共的經濟改革。而中共能否一手在兩年內減免非洲國家債務一百億元人民幣，一手向日本要求債務的減免。

自一九七九年中共展開改革開放以來，日本對中共所提供的經援已累積高達七兆日圓，日本給予中共經濟改革最大的支持。但在中共不斷增強經濟實力的同時，其國防支出也不斷的提高，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指出，中共在一九九九年的實質國防經費高達四百億美元。中共不斷地發展軍備已對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其他國家產生嚴重的威脅。因此，日本國內亦開始認真思考，是否應將經援與中共的國防發展掛勾。為了化解日本這方面的疑慮，朱鎔基主動向日本提出雙方軍艦的互訪計劃，並對日本長久以來一直要求的安保對話，表現出積極的態度。

朱鎔基此次訪日，雖主要化解一九九八年以來，日本對中國大陸印象漸趨負面的頹勢，但其最終目的仍是為了經濟。在美「中」關係仍處低迷的現在，恢復日「中」友好關係，爭取日本對中共「十五」計劃的支持，乃二十一世紀中共經濟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

---

<sup>46</sup>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九十年一月三十日，第十一版。

綜觀朱鎔基此次的日本之行，雖演出賣力，並學習柯林頓總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訪日時參加日本 TBS 電視台「市民對話」的節目，與一百位日本民眾在電視上對話，談笑風生，回答各種問題，甚至還即興地拉了一小段胡琴以娛觀眾，樹立他的親民形象，但所達成的效果仍是有限的。日「中」關係中的根本性問題，如「歷史認識」問題、台灣問題、中共軍備擴張問題等無法有效化解的情況下，日「中」關係仍不順暢，而政府層級的經濟合作也就難以獲致具體的成果，因此，中共現階段將日本民間企業的經濟合作視為重點，但是，從結果來看，日本經濟團體似乎對朱鎔基歡迎日商投資中國大陸的西部經濟開發仍然興趣缺缺。

## 五、 結語

冷戰結束，日本面臨的國際環境亦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原來最大的「假想敵國」蘇聯已解体，繼之的俄羅斯不再對日本形成直接的軍事威脅。因此，一九八〇年代藉由對「中」提供經濟援助，維繫日「中」友好，形成戰略上「聯『中』抗蘇」的需求已不復存在。

相反地，隨著中共經濟與政治力的不斷地增長，正如美國蘭德公司 (Rand) 所評估的，中共已是「潛在形成中的大國」(Potential Emergence as a Great Power)。<sup>47</sup>針對此，杭廷頓亦直言：「二十一世紀是所謂『中國的時代』，在政治及經濟上，中共的力量均將強大化，因此美日在對『中』政策上將擁有共同的利害，亦即美日將會合作來牽制中共。」<sup>48</sup>因此，美國的小布希政府亦因應此情勢，調整了亞太安全政策，揚棄柯林頓政府時代將中共視為「戰略伙伴」的構想，加強與日本等區域盟邦發展戰略伙伴關係，以因應中共的挑戰。<sup>49</sup>

而日本亦不再過度樂觀地期待透過協助中共的經濟改革，誘導中共擺脫過去的革命激情，在決策上漸趨理性，採取較穩健、務實的外交政策，以成為亞太地區的建設性夥伴。因為中共過去十年來，國防預算每年以二位數成長，且對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擴大經濟援助，使得以自民黨為首的執政聯盟內部要求檢討對中共貸款政策的聲浪高漲。日本執政的自民黨政調會長龜井靜香在接受日本媒體的專訪中即不諱言地表示，日本對中共的經濟援助如果不將重點放在民生的話，等於間接幫助中共

---

<sup>47</sup> Rand, "TAKING CHARGE—Bipartisan Panel Offers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Plan for the President-Elect," Nov. 13, 2000; web edition, p. 17. Please see, <http://www.rand.org>.

<sup>48</sup>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九十年一月二十八日，第八版。

<sup>49</sup> 此可證諸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任命聽證會上的證詞，詳參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九日，第十一版。

加強軍力，中共如果想取得日本的理解，應該抑制軍力的發展。<sup>50</sup>日本著名的政治評論家櫻井好子也對日本人提出警語指出，在中共持續整軍經武之下，中共的海、空軍實力將在二〇一〇超越日本，對日本的海上生命線構成強大的威脅。<sup>51</sup>

此外，日「中」貿易摩擦亦逐漸升溫，中共目前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對日貿易享有巨額的出超，在二〇〇〇年中共對日貿易黑字更創下史上新高約達二百三十五億美元。此造成日本對中共之農產品、紡織品與鋼板等的低價傾銷無法繼續隱忍，而計劃發動「緊急進口限制措施」<sup>52</sup>

日本與中共在國際政治與國際貿易上，彼此的競爭態勢亦趨明顯，此將令二十一世紀日本的中國政策出現轉變，雙方雖不致於再度兵戎相見，但互相將對方視為「競爭者與區域內潛在的對手」將是合理的預期。

---

<sup>50</sup>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九十年二月一日，第十一版。

<sup>51</sup>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三日，第十四版。

<sup>52</sup> 朝日新聞（東京），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六日，第三版；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一日，第十一版。